北史

二九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北史九十

蔣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効徐兖閒多所救恤亮大爲聽事以舍病人死者則就而

棺殯親往手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
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
赴平陽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
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
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效賞賜累加
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
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
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
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謇字成伯丹楊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

四百四十字

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
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
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行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
李脩之見任用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秘
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孝文遷洛稍
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
散大夫轉侍御師謇欲爲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
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
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
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于汝濱乃大爲謇設太官珍膳因

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餚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襃美以謇爲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内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蹙蹙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帝崩後謇隨梓宫還洛謇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禄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請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東莞太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爲江

左所稱事並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鸞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楊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房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

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
至呂梁橋斷路絶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
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
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
居南館禮遇甚優謇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
又閑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
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
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
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令廢曹務轉授
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

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兎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阼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兖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

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恠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

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忽不怕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

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屬遂
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及十月
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
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
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
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
續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
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
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
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

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當爲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遙望羣人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者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

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之應
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
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戲之元日對邕
爲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
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
狎得寵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
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
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
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
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

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

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謇及顯等爲后診脉謇云是微風
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
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自幼有微疾顯攝
療有效因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
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
內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
姧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
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
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議喧譁聲望致損
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

建以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衞國縣伯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為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直閤伊盆生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衞府一宿死子瞱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被獲搒掠百餘宅没於官初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衞府唯隔一巷相去數十步世以為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為吏為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

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即位受璽
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
事文顯未敗之前有嫗卜相於市者言人吉凶頗驗時子
曄已爲郎聞之微服就嫗問已終至何官嫗言君今既有
位矣不復更進當受父冤並如其語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爲人診脉一年前知
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
爲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
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侍宴內
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

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朞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爲楊愔所重作練石法以麤黄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爲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爲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牓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

手唯嗣明為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虵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

姚僧垣字法衞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疹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

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爲太醫正加文德主帥梁武帝甞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髙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爲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甞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及魏軍克荆州僧垣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

病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周文以謹勲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要胥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爲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即爲處方勸急使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

王山儒李刊

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甞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旣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敕停朝謁若非別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末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入公爲姚

公有之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誡衣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爲當時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

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効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南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尒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告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

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瑋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

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常侍陳滅隋文帝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

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効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爲中軍長史隨栁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戸因妙達鍾律徧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

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黄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悦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幷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宫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宫之義自漢已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

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其卧

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
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中鄭
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
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
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
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
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
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
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
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

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
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
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
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名猶
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並薦之
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沖兄弟子姪之
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
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爲
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

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被引命以規矩刻繢爲
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
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
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
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
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
江南孝文脩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
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檝之具及華林殿詔脩舊增新
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研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
其才用恒以剞劂繩尺碎劇怱怱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

者爲之歎慨而乃坦尒爲己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董尒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孝文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明帝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始孝文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

幼存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
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
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
餘遇江陵平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隋文帝爲丞
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
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
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絶琉璃作匠人無敢
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
末桂州俚李光仕爲亂詔稠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

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
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與
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
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州開府梁昵討叛夷
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
繼降款分遣建帥李大檀竝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
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
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
州與約八九月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
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

力共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
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
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
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宇
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
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置囑
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
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
將幸揚州敕稠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
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

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覆數年方竟毫氂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内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

稠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為工部尚書及敗陷于竇建德復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強明有巧思

齊後主令脩三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世號為能大業中有南郡公黃亘及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亘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袞散騎侍郎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

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強練庾季才盧太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胄玄等皆魏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龜筴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檀特之徒法和強練之輩將別稟數術詎可以智識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欲咸遣

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是經國之用乎周澹李脩徐謇謇兄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而僧垣詠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蹤牙曠各一時之妙也蔣何以剞劂見知没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竝所闕也

列傳第七十八　北史九十

鄭道寧　王刻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㞒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覬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温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温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温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

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並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

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遘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

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遇嶮迍橫懼塵網伏質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憂想其五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毋兄其七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荊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其八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

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覓兄弟來追房哀嘆而不反其執意如此

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輙弃卧不飧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為濮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醖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

之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讎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辠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脩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

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為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

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辠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柰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辠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

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尔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辠其識機雖呂嬃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勃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

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屬大使覲風以狀具上詔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為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諭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敕有司樹碑旌美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為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脩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

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氏與母

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

遂死太守崔遵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制文表其門閭比
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
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娉未踰月而
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
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悋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
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節閔詔
本司依式標榜
西魏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
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

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
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遂戍主吏配在夏
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道路遼
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
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櫬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
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
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
時年十八諸姊竝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

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辠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

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
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
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
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
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
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
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弒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
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
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
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

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娉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脩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

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嚴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别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辠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

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
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
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
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凉太守
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
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
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誡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
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
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
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

其夏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

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
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
冊夫人為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
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陳
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隨文帝遣
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
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
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
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洸
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

人夫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
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
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
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
領㲉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
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
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
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摠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
已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
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

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揔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辠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於法勑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
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户贈僕為崖州揔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為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

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書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書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輙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

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埽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辠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荅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

之惠妻子柰何獨擅其利以為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
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
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
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
端居未嘗輙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
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
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
皆不許受悉用脩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
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
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

疇昔焉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竝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决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絶不來往有尊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門終于家

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

開皇末爲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皐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叚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爲上柱國彭國

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
大將軍夔州揔管其子居士爲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數得
罪上以訓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
反縛籧篨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
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
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
轉隊鞲鞴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
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
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産訓年高奉養甚
薄其女時寡居哀訓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

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昶賜死于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辜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

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許人妻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閒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漢王諒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為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為賊婦群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簀

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論曰婦人主織紝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高考之圖史亦何代而無之哉魏隋所敘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比其美節亦何以尚茲故知蘭玉芳貞蓋乃禀

其性矣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列傳第八十恩幸　北史九十二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欒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郭季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乃尚進之常道也況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焉魏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愛之弒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汙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而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誡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

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詡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内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為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並編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横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内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登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

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
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
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
又拜叡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
曰與殺不辜寧赦有辠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
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
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閹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
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竝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
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
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

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廟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為之讚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誕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

東西郎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
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
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
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
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
曰定追榮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
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薨
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
爲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爲并州
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

稱美或云龔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
豫州刺史謚曰質龔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
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
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
正光中元乂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
辭孝昌中尒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
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
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
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
察下不容奸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

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介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介朱榮妻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收情同已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

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衞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廻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衞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

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征虜府長史帶
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
為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
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
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
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
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
為國醜辱仲興是後漸疎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
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
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

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謐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
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
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
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
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
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
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
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獸石柱
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

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
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
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慼容或
與賓客姧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喈諠譁詬詈無節莫不畏
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
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
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
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辠自其葬父還也舊
寵小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鬩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
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檦謀匿玉印事高肇甄

琛等搆成其辠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辠悉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蒱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辠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

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巳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為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茹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勳先除兖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郡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內不以

踈外為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爲學乃清簡寡事
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鴈
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
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
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
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
臨幸皓貴寵日昇關豫政事大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
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
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
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昬姻也延明乃從

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
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
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
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
閤劉冑本為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
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
中尉崔亮令奏皓冑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
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
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冑字元孫後位直
閤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樂

丞仍主廐閑埽静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静能爲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敘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静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静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恭諂附元乂乂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禄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鬚眉司空李沖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沖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東帶謁沖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

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
尋爲荆州大中正出爲荆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
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相州刺史宣
武每出入郊廟趙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
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荆州
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荆州大中正寵宣武崩邕
兼給事黃門後爲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
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
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
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劒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為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為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丞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

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户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為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執政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枝援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己邑俸粟賑給征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乂之解領軍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免

乂逼脅內外降為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宋安中贈
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
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
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
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
待之及元乂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餙貌事
乂大得乂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顧待復自母憂
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黄
門侍郎仍領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

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
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黄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
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
智數公當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
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
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
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
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
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劵間
尒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

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驊騮御馬十餘疋東走兖州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友共紇圍兖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辠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爲秦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

甚皐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决愛知其謀始愛負皐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竪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

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揔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内外憚之群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黄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歘始出馮翊重泉歘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為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

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貴盛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人户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户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户供為綸緜自後逃户占為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户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户口錯亂不

可撿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
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
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
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
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
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
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
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
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扶老自

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
史謚靖公
趙默字文静初名海本涼州隸户自云其先河内温人也
五世祖術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
州平没入而為閹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
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
中進爵河内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
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
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
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宫禄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

有寵於獻文與默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勵顯爲荊州選部監公孫蘧爲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以爲州臣實爲惑於是默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默爲監藏因黜爲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辠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職事出爲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己清儉事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所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小後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

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邕謀反及孟舒等事晉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閹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宮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寵幸冠諸閹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以爲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

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
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
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
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
生逃免嶷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為宦人小心慎密累
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
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
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見
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

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黄金八十斤繒
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别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
老疾乞外禄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禄大夫将之州
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
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数道稱嶷之正直命乗馬出
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廻還州自以故老前官
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
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
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
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

本族老壽九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姧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辠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為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改為王焉自晉已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

宕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
言其過及後進辛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誘議
之辠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
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
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
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及
東西两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
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寮舊觴膳精豐然競
於榮利趍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為之造宅
增於本旨笞擊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

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惙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
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苻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
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
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原之命
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
為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
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
尚書出為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

號為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
廢馮后暨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
之戚貴賢皆寶掌入為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為閹人稍遷給事
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
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州之榮
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
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兖州之譙郡幼時坐事
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騰具

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
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人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
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勳除宗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
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
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
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當為臨軒會
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
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
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
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

戍人資兼越清河王懌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明帝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乂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

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鄰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
薨于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
都尉周特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
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
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閹官為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朝
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
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
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
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

乂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禄勲鄭專侍明帝與乂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乂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乂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内外乃止出粲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将軍刁宣馳騆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宮刑為王琚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為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內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辠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輙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廷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綜京染都将

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為侯卒於衞將軍贈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王温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温與兄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晉武之崩羣官迎明帝於東宮温於卧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欒城伯累遷左光禄大夫光禄勳卿侍中進封欒城縣侯温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泣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絹一十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崩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脩人也父令德娶常貴女寶伏誅令德

以連坐伏法律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
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
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
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堯贈司徒
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刘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爲小史累遷中侍中
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
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乂
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乂時
內外喧喧云乂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啓明帝

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乂詔書已成未及出外乂妻
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悳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
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乂狀意小解
然乂妻構之不已出暢為穎丘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
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布水封壽陽伯親
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之徒
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士兵尚
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
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

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為淳直由是啓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士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由是

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
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
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
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
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
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
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疎
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
縣子尋進爲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
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晝

夜扶侍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齎手敕慰諭云朕
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
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
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
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
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
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欷而不能
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主出降段氏
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
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

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
喚姧謟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
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
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
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
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
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
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
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
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

太后是以彌見親暱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
士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爲計策屬太后
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
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
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叡
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
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
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哮無所不至
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
呼胡長粲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怱速欲王等

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遥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眞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兖州刺史文遥為西兖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别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

還入不士開曰在内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宫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方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録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内遂與太后

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
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
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
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恒姓好內多早下
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
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
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迭禁治書侍御廳
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
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
正將令史就宅簿録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射律

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竝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辮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即成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帝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

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
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慮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
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此
雖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理違忤者亦
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旣得免罪即
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安吐
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
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啓本蕃情狀神
武得爲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
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爲行人也

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爲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爲人所諸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爲假節凉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爲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㚷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

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録尚書封城陽郡王贈
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
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
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内外賣官
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
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辠
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
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
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
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

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
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閒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
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
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
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
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
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爲正嫡引祖珽
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
言提婆雖庸品厮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
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

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咸陽王阿那肱初爲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庫直都督四年從破契丹及蠕蠕以蹻捷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武成愛重又諂悦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見爲之

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食汾州定陽仵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主即位除并省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姧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爲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録尚書事又摠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頗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賣獄鬻官韓長鸞憎　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

陰私虛相譏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
故及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
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
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
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
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揔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
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
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
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
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

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爲守壍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壍進軍使内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内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

檢校孝鄉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
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
肱謀反又以爲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
肱及閹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那
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
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
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
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肱至
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爲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
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僧孔師於

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亦國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疆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縣定於宏幼冥其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爲庫狄伏連等矯害敕咸陽王斛律明月宜陽王趙彥深

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密皆令鳳口傳然後宣詔敕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領軍摠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强弓長矟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誅斛律明月後矯稱敕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迴取者敕令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禁其事首尾並鳳約敕責之

進位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息實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日早參先被敕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遊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叱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

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覩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叚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撿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爲至尊起臺殿 未訖何用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爲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辠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敕喚入内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鳳被寵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譏

私唯相讃詡出徃季舒等寃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輙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宦者韓寶業盧勒叉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閤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爲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摽夏侯通伊長游魯曾侍伯郭沙彌鄧長顒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勒叉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歛不過侵暴又有陳

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顯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陸宮鍾馗趙野又徐世凝為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謟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悋無猒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聽諸

闈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群馬塵必坌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顯為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鍉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

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閹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閹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嶮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

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妄多皆類此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爲害自古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卒由斯也所宜誡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後來之

殷鑒矣為國家者可無鑒之哉

列傳第八十　　　北史九十二